



珍珠塔

张慧依
俚下

口述
整理

内 容 提 要

传统说书故事《珍珠塔》，讲述的是官宦之子方卿因家道中落，向姑母借贷受奚落，表姐陈翠娥赠以珍珠塔，姑父又以翠娥许配，后方卿得中状元，乔装道士唱道情以羞姑母，并奉旨完婚。全书以这个故事为经，以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画面为纬，对势利思想进行了嘲讽和批判。

此书情节跌宕起伏，故事生动曲折，细腻感人。书中塑造的各种人物栩栩如生，各有特色，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。

这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好书。

珍 珠 塔

张慧依 口述 俚 下 整理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14印张 280千字 印数7,860 1988年9月1版

1988年9月1次印刷 定价：3.00元

ISBN 7—80505—070—8 / I · 70

扬州弦词与《珍珠塔》

韦 人 韦明铎

扬州是江淮一带的大都市，历史上一向以“歌吹”著称。杜牧《题扬州禅智寺》云：“谁知竹西路，歌吹是扬州。”这成了人们历来传诵的名句。在扬州蔡庄五代墓葬里出土的国内少见的“曲颈琵琶”，则更为古代扬州发达的弹唱伎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。清人阮葵生《茶余客话》中说：“盲女琵琶，元时已有之，至今江淮尤甚。”但关于明代以前扬州弹唱伎艺的具体情形，今已不甚了了。直到明末出了一个大说书家柳敬亭，我们才对扬州弦词的历史渊源有比较明确的认识。

柳敬亭的说书，从有关历史记载来看，是包含着“说”与“唱”两方面的。如朱一是《听柳生敬亭词话》说：“海陵柳生会稽往，骑鹤复上扬州路。……才歌转泣气萧杀，檐下猝听风雨入。”这里明确地说柳敬亭能“歌”。余怀《板桥杂记》说：“柳敬亭泰州人，……常往来南曲，与张燕筑、沈公宪俱。张、沈以歌曲，敬亭以谭词。”这里的“谭词”即“弹词”，是又说又唱的。钱谦益《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》说：“柳生柳生吾语尔，欲报恩门仗牙齿。……千载沉埋国史传，院本

弹词万人羨。”这里说柳敬亭与“弹词”有关。王汝玉《闻妙轩诗存》说：“尽识弹词柳敬亭，十年浪迹等浮萍。”这里又是说的“弹词柳敬亭”！至于袁于令的杂剧《双莺传》和孔尚任的传奇《桃花扇》，更写到柳敬亭且说且唱的情景。

柳敬亭是扬邑泰州人。如果他果然是一位“说唱艺人”，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：扬州弦词的形成至迟在明代后期。

弦词属于“讲唱文学”，与南方流行的“弹词”相类。叶德均在《宋元明讲唱文学》中认为，弦词乃是弹词在扬州一地的“异称”。弦词的历史虽然悠久，但“弦词”二字首次见于著录，却是在清代中叶成书的《扬州画舫录》里。

李斗在《扬州画舫录》卷十一中说：

（王）炳文小名天麻子，兼工弦词，善相法，为高枬国门客。

按王炳文是乾隆间昆曲名家，弦词系其“兼工”而已。诗人赵翼有七律《唐山席上遇歌者王炳文、沈同标，二十年前京师梨园中最擅名者也，今皆老矣，感赋》，说：“岂期重听何戡曲，恰是相逢剧孟家。”扬人林苏门有《续扬州竹枝词》，说：“王炳文真无敌手，单刀送子走刘唐。”可见其艺术造诣非比寻常。弦词与昆曲在音乐上有些关系，王炳文恐怕在这方面起过作用。

《扬州画舫录》另一处提到弦词的是：

人參客王建明瞽后，工弦词，成名师。顾翰章次之。

紫痢痢弦词，蒋心畲为之作古乐府——皆其选也。

人参客当为王建明绰号。据董伟业《扬州竹枝词》说：“夜舞朝歌结病胎，床头金尽色如灰。莫言苦口无良药，明日人参客到来。”似乎说明王建明的弦词艺术具有振聋发聩、治病救人的卓著功效。关于顾翰章，《扬州竹枝词》也曾提到他的弦词使人听而不厌：“太仓弦子擅东吴，醒木黄杨制作殊。顾翰章书听不厌，玉蜻蜓记说尼姑。”至于紫痢痢，有人以为就是江南弹词家王周士，因为王周士绰号“紫髯髯”，与“紫痢痢”音形相近。但从《扬州画舫录》的记载来看，紫痢痢所工者是“弦词”而非“弹词”。则紫痢痢似非江南的紫髯髯，或者他既工苏州弹词又工扬州弦词亦未可知。

弦词的表演场所有二，一是在书场，一是在人家。清代扬州的茶馆大都有说书人演出，那时的茶馆与书场其实是一回事。故嘉庆时人缪艮有《扬州教场茶社诗》（十六字体）云：

戏法西洋景，
开书说唱弹。
门前多摆满，
——摊。

又惕斋老人《真州竹枝词》描述扬邑仪征县的风俗说：“午后茶肆开书场，或弦词，或评话，群来听书。”所谓茶社、茶肆均兼为书场。

在人家的演出称“做堂会”。林苏门《邗江三百吟》中说

得很具体：

扬俗无论大小人家，凡遇喜庆事及设席宴客，必择著名评话、弦词者，叫来伺候，一日劳以三五钱、一二两不等。此则租赁几间闲屋，邀请二三名工，内坐方桌架高之上如戏台然，说、唱不拘。

《邗江三百吟》中还说：

说部书坊肆中伙矣！此种弦词，或弹或唱，抑扬高下，已足动人。及弹唱一歇，能将此部书中人事，说出许多真模真样，听者殊不觉其厌。

弦词在扬州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。一般市民固然喜爱它，如焦东周生《扬州梦》中说：

街上有一好手，丰颐阔面，衣玄色缎褂，颇似康翁。午后高坐茶社，说平词一二折，得钱数千，然豪家不甚呼之。

不少大户人家也欣赏它，如徐珂《清稗类钞》中说：

扬故多说书者，盲妇伧叟，抱五尺檀槽，编辑俚俗俚语，出入富者之家。列儿女姬媼，欢哈嘲侮，常不下数百人。

甚至在平康北里中也有它的踪迹，如芬利它行者《竹西花事小录》中说：

明珠旧名小如意，齿近老凤，貌平平而雅工弹词。
东山生每见，必索其唱小词，颇觉听之忘倦也。

清代后期，扬州的经济急剧衰退，作为市民文艺的弦词也日益不景气了。到民国年间，扬州弦词几乎只剩下张氏一家，这就是所谓“张家弦词”。

二

扬州弦词的早期书目，现已无从查考。据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载，清代中叶以前，弦词的著名书目有《五美图》、《玉蜻蜓》等。高晋公说《五美图》，房山年说《玉蜻蜓》，时人以为“皆独步一时”，可在“郡中称绝技”。

除了艺人们代代相传的传统书目外，文人在扬州也时有创作，如清嘉庆间钮醉墨在扬州撰《两重缘》，缪艮为之序云：

甲子（1804年）冬杪，予来邗江。因会稽吴子醒园，得晤其同乡友钮君醉墨，结文字缘。钮君倜傥风流，高谈雄辩，动倾四座，诚当时快士。偶过其寓斋，见案头有新谱《两重缘》弹词一册，乃暇时遣兴之作，义心苦调，缠绵悱恻，可感顽艳。予爱不忍释，裒归旅邸中挑

灯夜读，辄不禁有慨乎“缘”之一说也！

近代又有广陵杨婉贞氏作《苦命花》弹词，我们曾从扬州旧书店见其抄本二册。但文人的创作毕竟以案头文学居多，故《两重缘》、《苦命花》均未见流传于书坛。

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和淘汰，今扬州弦词的主要书目有《珍珠塔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双剪发》、《双金锭》、《刁刘氏》、《落金扇》、《玉蜻蜓》、《双珠凤》等八部。《珍珠塔》，当然是其中最有影响、也最为优秀的一部。

《珍珠塔》略谓宦宦之子方卿因家道中落，向姑母借贷受到奚落后，表姐陈翠娥赠以珍珠塔，姑父陈廉又以翠娥许配，后来方卿得中状元，乔装道士唱道情以羞姑母，并奉旨完婚。书中对势利思想进行了嘲讽和批判，具有一定的人民性，因而历来流传极广。赵景深先生在《弹词考证》中说：“《珍珠塔》弹词是‘小书’中最好的一部，无论在文辞上和弹唱上都占第一位。”阿英先生在《中国俗文学研究》中说：“《珍珠塔》经过几番改动，遂成了千古绝唱，开辟当时弹词界的一个新天地。”陈云同志在《〈珍珠塔〉的整理及其他》中也指出：“弹词《珍珠塔》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大，远远超过戏曲，应该进行整理。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。”这些意见都是完全正确的。

《珍珠塔》或名《九松亭》，它流传既广，版本亦多。据谭正璧、谭寻所编《弹词叙录》称引，就有《秘本九松亭》、《绘图孝义真迹珍珠塔缘》、《新刻东调珍珠塔》等数种。阿英在《马如飞的珍珠塔及其它》一文附录《阿英藏〈珍珠塔〉版

本目》里说，仅他个人所藏的《珍珠塔》版本，就达二十种之多。凌景埏有《〈珍珠塔〉各本异同考》，主要比较了《珍珠塔》的“俞正峰编次本”、“周士珠陆士珍编评本”、“周殊士补缀本”等三种版本的异同。其中“周殊士补缀本”，基本上就是今江南苏州弹词《珍珠塔》的依据。

扬州弦词之有《珍珠塔》一书，不知在何时。但至迟在“张家弦词”第一代张敬轩所生活的清代道光年间，《珍珠塔》已成为弦词的主要书目之一。百余年来，经过几代人的修改、加工，扬州弦词《珍珠塔》已越来越有别于其他版本的《珍珠塔》，从而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辉。

试以最通行的周殊士补缀本《珍珠塔》同弦词《珍珠塔》比较。前者分为二十四回，内容略谓：子别母、侄见姑、侠女送才郎、贤翁追爱婿、遭强跌雪、逢救登舟、华筵贺岁旦、孤独哭之宵、慈亲有泪悲行路、大盗无心当劫珍、忆夫君多情哭塔、托婢女久病离魂、九松亭苦命投河、白莲庵余生拜佛、庵堂真巧合、婆媳又相逢、改服私行、登门说笑、谒师、见母、出庵聚合、同榻和谐、一夜衾裯添哭泣、三郎鼎甲庆团圆。后者未整理前分为十回，略谓：太医看病、翠娥还愿、婆媳相认、方卿出京、道曲羞姑、盘夫索印、毕贵揖师、陈公戏妻、庵堂见母、辕门审邱。

从回目可以大致看出，前者是按故事发生的时序，由头至尾渐次叙述的；因此它的第一回便是讲方卿告别母亲，走上了往襄阳的路途。后者却是从故事的中间开始叙述的，在叙述中时时插入倒叙，以交代出以前的若干情节来；所以它的第一回就讲到陈翠娥因思念方卿和舅母而积劳成疾，从而

撇开了前面的许多交代性内容。弦词本经过这样的斩头绪、立主脑，使全书一开始就进入了某种高潮。这是扬州弦词《珍珠塔》区别于其它流行的弹词《珍珠塔》的特色之一，我们以为也是扬州弦词《珍珠塔》的长处之一。

由于把交代性的部分舍去，使得全书得以用更多的笔墨去优裕自如地描摹、刻画各种人情世态。在弦词《珍珠塔》中，除了塑造好陈廉、陈太太、方卿、陈翠娥等几个主要人物外，还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各色形象。敦厚风趣的太医姚国栋、势利贪婪的尼姑广月、机智善良的丫环采萍、伶俐尖刻的侍女红云，无不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。即使是陈府中的家人、县衙里的差役，也都是活生生的人！至于书中对人物的起居请安、饮食衣着、行船乘轿、送往迎来、风俗习惯、语言心理等等的描画，简直是为我们展示了一轴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有人这样评价马如飞改编的《珍珠塔》：“在流传的弹词书目中，有一些唱词虽然比较俚俗，但刻划了许多下层人物，反映了不少社会生活、风土人情，语言也生动丰富。而（马如飞的）《珍珠塔》则不然，除了其唱篇写得比较流畅之外，反映的生活和人物、语言都较贫乏。”（匡云声：《对马如飞应如何评价》）与马如飞的《珍珠塔》恰好相反，扬州弦词正是以方卿的故事为经、以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画面为纬，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另一个特色。

《珍珠塔》的故事来自民间传说，据说明代已有唱本。它从一开始起，便以反对势利为主题，这是《珍珠塔》的思想价值之所在。在流传过程中，许多人按自己的观点与认识对它进行过改编，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马如飞的改编本。

马如飞改编《珍珠塔》，除了对唱词进行润饰、雅化之外，主要是增加了“劝世”的内容，也就是增加了对忠孝节义、功名利禄一类封建道德观念的说教与宣扬。马氏《珍珠塔》在艺术上的得失自有公论，在思想上的功过也早经陈汝衡先生指明。清同治七年，江苏巡抚丁日昌禁毁“淫词小说”，许多人民性较强的民间说唱文学被列为禁书。马如飞却以其说唱的《珍珠塔》大受丁日昌青睐，并成为丁日昌的座上客。正如陈汝衡先生在《说书史话》中所说：“他的说书已经离开人民的立场，而为统治阶级服务了。”扬州弦词《珍珠塔》因为未经马如飞那样的封建卫道士的染指，在内容上则较少封建主义的说教，而更为突出地表现了反对势利的朴素主题。这可以说是扬州弦词的第三个特色。

三

这次我们整理扬州弦词《珍珠塔》，依据的是张慧侬同志的口述本。张慧侬是“张家弦词”的传人，《珍珠塔》是“张家弦词”的代表性书目。关于“张家弦词”，在扬州曲艺界早有定评。近代扬州学人汪二丘先生曾将“张家弦词”喻为清幽高洁的兰草，他在一九四六年为张幼夫题词说：

昔云间莫后光告柳敬亭云：说书虽小技，然必拘性情、习方俗，而后可臻于神化之境，一技之成盖不易言也。余好听说书，自幼迄今，垂五十年。扬州之说书者先后百数十人，靡不听之；而以张丽夫君之技术为最。

其描写人情世故，惟妙惟肖，确能拘性情、习方俗矣！君之哲嗣步青、步云已物化，惟幼夫独存。丙戌春，寓京口，复听幼夫说书，较前二十年所闻为大进。其于丽夫之技，已能具体而微矣！兹将返扬州，为之序，以赠其行；并请吾友八雁画兰，以喻其艺术之格。

陈汝衡先生在《说书史话》中写道：

因为扬州是江苏省著名的城市，历史上向称繁华，说书一业很是发达，这种弦词正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，乃是多少年来艺人们积累起来的丰富遗产。据一位老听客告诉我，他曾听过苏、扬两地的《珍珠塔》，扬州的《珍珠塔》弦词内容，却格外细腻生动。

清末民初，扬州艺人张丽夫经常在教场说唱，是近代扬州弦词艺人中最杰出的一个人。

整理弦词《珍珠塔》，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。“去其有害部分，保留精华部分和无害部分。同时，可以作部分的必要的改编。”（陈云：《对整理传统评弹书目的意见》）这是我们整理弦词《珍珠塔》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。

具体的整理工作，可作如下说明：

一、在总体结构上，整理本保持了原书的特色。但对个别不合理的回目，则加以重新安排。如原书有“毕贵揖师”、“庵堂见母”两个回目，内容均甚单薄，实际上不能独立成章。为使全书各回的份量大致均衡，便撤掉这两个回目，而将其内容并入其它回目之中。

二、在内容上，考虑到这是在整理遗产，故采取慎重态

度。明显的糟粕，如“方卿羞姑”一回中关于二十四孝的唱词，既宣扬了封建意识，又与全书主题游离，当然应该删去。对某些过于繁琐的叙述，在文字上加以压缩。因整理本是供阅读的，从读者的欣赏习惯出发，在不改动原书基本情节的前提下，于各回末尾略设“关子”，以增加阅读兴趣。

三、在语言上，尊重原书口头文学的风格。除少数太冷僻的土语外，大部分可以理解的方言都尽量保留，如“啊咦喂”并不改作“啊呀”，必要者加以注释。

四、在形势上，以前的弦词整理本往往在每一段话前都注上“表”、“白”、“咕白”等字样，行文不甚简洁。这次我们尝试运用一种新的形式，即除“唱”、“念”而外，一律不用文字说明，只用符号表示——凡艺人的叙述用方括号“〔 〕”，凡人物内心独白用圆括号“（ ）”，凡书中人物对话不加任何说明。

陈云同志在《再谈〈珍珠塔〉的整理》中说过：“用几种方案来试行整理《珍珠塔》，是非常必要的。只有多用几个方案进行试改，才能便于我们最后判断，对这部传统弹词究竟应大改，还是小改，哪种改法好。”

我们的整理本能否得到读者的承认？还是让它作为一种“方案”，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吧！

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，于扬州丘园

目 次

扬州弦词与《珍珠塔》	韦 人 韦明铎
一 太医看病	(1)
二 翠娥还愿	(54)
三 婆媳相认	(103)
四 方卿出京	(160)
五 道曲羞姑	(207)
六 盘夫索印	(277)
七 陈公戏妻	(329)
八 辕门审邱	(378)

一 太医看病

〔湖北襄阳，御史陈廉家大厅，烛光昏暗，沉寂无声。虽然不过才交初更时分，却已好象夜阑更深，空荡荡的大厅里只剩陈廉一人。只见他双眉紧锁，满面愁容，一刻儿伏案凝思，喃喃自语，一刻儿又来回踱步，频频叹息。也难怪陈御史这般焦急，他有说不出的苦衷哩！

〔想去年陈公五十寿辰之期，适值内侄方卿因天灾人祸，一贫如洗，前来投靠姑母，意欲借贷养母读书。当时陈廉在厅前陪客未遇，方卿在兰云堂巧遇姑母方氏。方氏本是势利小人，狠心将方卿逐走。倒是表姐翠娥深明大义，将家藏珍珠宝塔一座相赠，供其读书养母之用。陈廉待晚间客散回房，得知其事，痛斥夫人不义，随即命总管陈宣备快马，亲自追出东门城外。在九松亭追上方卿，代夫人赔礼，请公子回转。方卿人穷志不屈，谢绝姑丈好意，立誓如不成就功名，决不再到襄阳。陈廉见方卿胸怀大志，定非俗子，当即将女儿翠娥的终身，面许方卿，并以坠袖黄金两锭，交给方卿以为反聘。松亭分手归来，忽然天降大雪，陈公心实不安，又差陈兴、陈旺两个家人，备衣物银两追赶公子，送公子回河南；

另附书信一封面呈方夫人，信中一面代太太请罪，一面请方夫人携公子同来襄阳。谁料两家丁走岔了路，沿途未遇方卿，又因一路劳碌，受了不少风雪之寒，加上心中焦急，以致双双染病，时好时坏，直到第二年病体复原，才赶到河南祥符县。一路问到东门外太平庄，只见方家四壁萧条，双门紧锁，听邻人刘老太言道：方卿赴襄阳投亲，一去未归；方夫人思儿心切，又去襄阳寻子。陈兴、陈旺只好回陈府复命。陈廉闻此消息，十分惊慌：方卿未回河南，莫非途中珠塔被盗，人又遇害？方夫人既来襄阳，又因何未到陈家？少男老妇，孤身远行，吉凶难卜。因而差人四出寻访，却皆信息杳然。

〔陈御史为此终日忧烦，寝食俱废。陈翠娥小姐更是因之百愁交集，一病不起。通城名医国手，对此怪病均束手无策。目前，翠娥小姐已是无药可吃，无医可治，病入膏肓，朝不保夕，就剩一口气了。翠娥本是陈公独生之女，犹似掌上明珠。殊不料爱婿方卿负气出走，下落不明，方夫人千里寻儿，不知流落何方，爱女又思念成疾，危在旦夕。真所谓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！怎不教这年过半百的老人忧心如焚！

陈 廉：唉！天哪！想我陈廉……

（唱） 年过半百鬓半衰，
 半生无子实堪哀。
 半世朝堂将君伴，
 半途还转故园来。

惟望那：半子学成却又无靠，
女儿她：半死半活在楼台。

忽只见：半老门人身走近——

门 人：回、回……

陈 廉：唔？

（接唱）却因何：半吞半吐口难开？

门 人：回大人，姚国栋姚老先生拜会大人。

陈 廉：说我不在家！

门 人：小的是回大人不在家的，可是姚老先生装听不见，叫人把中门打开，轿子一直升到厅口才丢肩下轿。回大人，姚老先生已经到了！

陈 廉：呃呃呃，安有这等情理？（这才笑话哩，居然有这样的恶客，硬上，还不容不见！门上刚要退出大厅，迎面笑嘻嘻地来了——）

姚国栋：嗯咳……门上！

门 人：太爷！

姚国栋：厅上是哪个讲话？

门 人：是我家主人陈御史陈大人。

姚国栋：你不是说你家主人不在家的嘛？

门 人：家来了。

姚国栋：从哪里回来的？

门 人：由……后门家来的。

姚国栋：噢，晓得了，大概是出去躲债的，前门出去，后门回来。